

今日本报海潮文艺版“工地上的文学”专栏刊发四篇来自中化兴中石油转运(舟山)有限公司的90后一线职工作品。他们扎根舟山吞山岛,坚守储运操作、质量安全、人力服务等岗位,将石化库区的日常耕耘、对工作的赤诚热忱,化作质朴真挚的文字。这些篇章是一线操作者的生活感悟,更是中化兴中产业职工扎根海岛、笃行实干的生动写照。

宋知衡:2020年入职中化兴中公司后扎根一线生产岗位多年,后转岗从事人力资源工作。



老屋的窗

□宋知衡

天灰扑扑的,迤迤的山峦笼罩在低矮的云层间,像被蒙上了层层叠叠的纱帐。视线顺着天际逐渐下移,越往下堆积愈深、厚重感愈强烈。最下方那一抹交叠着的黧黑色,像是在中国画中大力挥毫后留下的一笔墨痕。待远景慢慢放大,墨色随之淡去,具象化成一间间矮矮的民房,卧在路的尽头。老屋是真的老了,像是佝偻着背微微叹息的老人,生气缓缓从脸庞上褪去,仅存下黯淡的暮色。

正对着路的是一扇老式门窗,红棕色的木头刷上的绿色油漆早已斑驳,密如蛛网的纹路遍布窗框全身。风一扬,凸起的油漆鼓包便破碎开,细屑散落满地。细看去,玻璃窗上还有碎裂的痕迹,年岁已长,用于修补的胶水早就泛黄,在玻璃表面匍匐着,衬着整扇窗都融在了整栋房子的灰暗色调中,若非有心便难以察觉。或许从内往外看,这扇窗已经少有透光的能力,但只需轻轻叩打它,它就会在吱呀声中缓缓开启,连带着那张堆着温馨笑意的脸,出现在我的记忆长河中。

姥姥很喜欢这扇窗,绿油漆就是她一遍遍刷上去的。她说绿色的好看,就像老屋门口那棵用来乘凉的大樟树,也像她辛勤

耕作、收获丰硕的菜园,还像每年暑假我迎风飘扬的绿色连衣裙,都让她倍感舒心。不劳作的时候,她就喜欢打开这扇窗,望向远处正和伙伴玩耍的我。金灿灿的阳光跳跃在郁郁葱葱的樟树叶间,又顺着缝隙滑落到下方的绿色窗台上,再被玻璃反射到姥姥眼角笑眯眯的细纹中,温柔得如一池春水。

直至日暮夕阳,姥姥会将身子探出窗,一边轻唤着我的小名,一边报着我喜欢的菜名,引得我欢呼雀跃地奔向老屋。路过窗边时,悠悠的饭菜香就从窗里徐徐飘来,透过窗户便能看到姥姥挽起衣袖,系着绵软布料的白色围裙,端着一道我最爱的饭菜,在氤氲的雾气中等着我归来……

终是回到了老屋,又轻轻叩了几下窗,后面映出熟悉的脸庞。姥姥眯起眼睛看清来人后,依旧热情地打开窗,招呼着我们在屋里坐下。虽然是白天,但屋内却昏暗一片,视线不禁移向这间屋子里唯一的窗户。入目是杂草丛生的乡间土路,还有对面农家院子砌起来的半人高围墙,灌木的枝杈肆意横生在窗前,挡住了那为数不多的几寸光景。恍然发觉,原来这扇窗的视野竟小得可怜,小到只能装下我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姥姥,透过这扇承载着浓厚爱意的窗户,您陪伴着我走过那段溢满温存的岁月。

爷爷的口袋

刘艳云:现任公司储运服务部甲班储运主操,日常主要负责储运外操工作。



□刘艳云

北方的冬天仿佛格外善解人意,树叶凋零得一片不剩,从不曾遮挡人们翘首以盼的目光。望着他略显佝偻的背影缓缓走来,看着他口袋里摸出一支烟,缓缓地点燃,我的思绪控制不住地翻腾。

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。在我的记忆里,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,每日在村子里忙碌奔波,能文能武,无所不能。这么多年来,我努力回溯往昔,试图拼凑起那些模糊的记忆碎片,而其中最清晰深刻的,便是爷爷的口袋。

儿时,爷爷的口袋就像一个百宝箱,装满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。每掏出一样,都能让我在小伙伴面前得意炫耀好几天。小小的哨子、精致的木片、栩栩如生的小木鸟……一到过年,口袋里的宝贝就愈发丰富,有各种口味的糖果,有从热闹大年集上淘来的新奇玩具,还有一张张分不清面值的纸钞。也正因此,我养成了爱掏爷爷口袋的习惯。他从不生气,每次都笑眯眯地任由我在他口袋里翻找,直到我心满意足,像个凯旋的小将军般离开。

八岁那年,我开始上学,回到了父母身边。父母教导我要懂事守规矩,我在这些要求中磕磕绊绊地成长,再也不能像从前那般毫无顾忌地翻爷爷的口袋。但大年初一是个例外。天还没亮,我们就穿上新棉袄,踩着积雪去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。小孩双膝跪地,规规矩矩地磕三个响头,祝福他们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。这时,爷爷就会从口袋里掏出压岁钱,轻轻放到我们手中。我呢,还是不满地再把手伸进口袋,摸几块大白兔奶糖,抓一把瓜子,甜滋滋地拆开。爷爷也一脸笑意地看着我们蹦蹦跳跳。那时候,爷爷的口袋鼓鼓囊囊的,好看极了!

我上初中时,爷爷去外地打工。每隔一段时间,他就会回来一趟。每每接到爷爷回家的信息,我总会在他归来的必经之路静静等候,一看到他,我就会欢呼雀跃地飞奔过去,拉着爷爷问东问西。爷爷也总会从口袋里翻出一堆零食,有香甜的奶糖、软糯的高粱饴、酸甜的娃哈哈,还有各种口味新奇的夹心饼干,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未见过、未曾尝过的美味。我满心欢喜地接过,和爷爷并肩走着,一路畅谈。我讲着学校里的趣事,他说着工作中的见闻。

后来,我去外地求学、工作,直至结婚,一直忙碌不停。结婚前,我回到老家,爷爷神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。我好奇地问是什么,他怯怯地说:“你结婚,我也没啥好东西送你,给你做了个木箱子,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要。”看着他布满岁月痕迹的脸庞和粗糙干裂的双手,我眼眶一热,认真地告诉他:“您送我的,就是最好的。”他这才走进里屋,把一个红漆长方形箱子搬了出来,箱子正中间挂着一把锃亮的锁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,里面早已被塞得满满当当。奶奶在一旁念叨着没什么值钱东西,可他们不知道,这个承载着满满爱意的箱子,对一张言是世间最珍贵的礼物。就这样,我带着爷爷送的木箱子,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。

如今,看着面前的爷爷,我发现他的口袋有点瘪了。我缓缓走上前,手自然而然地伸进他的口袋,轻轻摸了摸。却只摸到一包烟和几粒花生。他回头看看我,浑浊的眼睛里泛起笑意,从另一个口袋掏出几颗糖,剥开糖纸,把糖塞进嘴里,甜味在舌尖化开,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总爱翻爷爷口袋的童年……

2026年3月25日
星期三
责任编辑:何菁
版式设计:虞君明

04

故乡的山

□黄春苒

黄春苒:曾担任公司储运服务部储运操作员;2024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质量管理专员。



在记忆的深处,故乡广西的山总是连绵不断,如同一位位沉默的守护者,静静地伫立在那片土地上,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变迁。广西的山,有着独特的韵味,一年四季各有其独特的风景,每一季都让我沉醉不已。

春天,山上的树木抽出嫩绿的新芽,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画笔,在那褐色的山体上轻轻点染。山间的小花也竞相开放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,星星点点地洒在山坡上,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锦缎。微风拂过,花香与泥土的气息交织在一起,弥漫在空气中,让人忍不住深深吸一口气,想要将这份清新永远留在心底。

夏天,故乡的山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和植被覆盖,仿佛披上了一件浓绿色的外衣。夏季的广西多雨,山间常常被云雾笼罩,呈现出一种朦胧的色调。雨后的天空湛蓝,与绿色的山林形成鲜明对比,清新宜人。山间的小溪在夏日的阳光下欢快地流淌,水声潺潺,像是在演奏一首欢快的乐曲。小的时候,我常常和小伙伴在溪边嬉戏,捞蝌蚪、捉小鱼、摸螃蟹,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之

间;累了,就躺在树荫下,感受着微风拂面的惬意,那是童年最美好的时光。

秋天,故乡的山呈现出一片金黄与火红交织的景象。树叶渐渐变黄,有些则变成了鲜艳的红色,像是大自然用最浓烈的色彩在山间涂抹。山上的果实也成熟了,柿子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,像是一个个小灯笼,照亮了整个山坡。秋风起时,落叶纷飞,像是为大地铺上一层金色的地毯,走在上面,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,那是秋天独有的乐章。

冬天,故乡的山虽然没有北方那种银装素裹的壮丽,却也带着别样的宁静与祥和。广西冬季温和干燥,降水较少,气温相对温暖,山上的树木虽然失去了往日的繁茂,但那光秃秃的枝干却更显坚韧。山间偶尔会飘起蒙蒙的细雨,给山峦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,仿佛是一位羞涩的少女,若隐若现。那是故乡的山,无论何时,都给予我无尽的安慰与力量。

如今,我已经离开故乡多年,但故乡的山却始终在我的心中。那些连绵起伏的山峦仿佛在告诉我,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都要像山一样坚韧不拔;那些在山间奔跑的日子,那些与伙伴嬉戏的时光,都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,镶嵌在我的记忆深处,永不褪色。

暗夜笔记

□谢泽涓

谢泽涓:现任中化兴中储运服务部丙班储运主操(内操),日常主要负责库区MA系统监管等工作。



夜色如墨,深沉而静谧。窗外的月光被厚重的云层遮掩,只透出几缕微弱的光,洒在书桌上,映出凌乱的纸页和一支未盖笔帽的钢笔。风轻轻拂过,窗帘微微摇曳,带来远处树叶沙沙的轻响。坐在桌前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,思绪如潮水般涌来。窗外的路灯昏黄,偶尔有车辆驶过,车灯的光影在墙上短暂停留,又迅速消失。夜深了,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无边的寂静,思绪在黑暗中无尽蔓延。

回想在青岛上大学时,街边的小店里,一盘刚炒好的蛤蜊冒着热气,蒜香与辣椒的味道交织在一起,勾起了食欲。夹起一颗蛤蜊,轻轻一吸,鲜嫩的肉质在舌尖化开,带着海洋的甘甜。

故乡的海,比青岛的海更黄一些,但更辽阔。记忆中,母亲总是会在晚餐时端出一碟辣螺酱,那是母亲自己腌制的。新鲜的小螺肉,咸鲜中带着丝丝辛辣,吃一口便让人回味无穷。每当夕阳西下,一家人围坐在桌前,辣螺酱就着米饭,香气弥漫在口中。

我总想起母亲那双被岁月腌渍的手。她取螺肉像采撷浪花的私语,轻轻敲碎螺壳,保留螺的腩骨,使螺肉在上方悬而不散;再将螺肉从碎壳中挑出,滤去碎渣,保留大块连肉的壳,过水清洗,沥干后将盐粒、糖粒像初雪般簌簌撒下,加入料酒等辅料充分搅拌,使其缠绵交融,直至螺酱有泡沫出现,再将这微颤的“软玉”封入瓶里,放置一星期左右就可以享用了。

母亲已许多年不曾做过辣螺酱了。想来也是奇怪,身在异乡之时,十分想念那一口辛辣;如今身居家乡,却不曾念叨,许是习以为常的拥有让人变得麻木了。起身走到窗前,望着雨帘,“妈,我想吃辣螺酱了。”我发微信给母亲。母亲的对话框显示“对方正在输入”,但迟迟未收到回音。过了许久,才收到母亲的回复:“你这孩子,这么多年都没提过,我还以为你不爱吃了呢。”其实,这份味道早已融入骨血,不需要刻意想起,却从未忘记。

此刻,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,守在饭桌前,待母亲端上来那一碟辣螺酱,就先偷偷尝一口,被辣得不知所措,却又深爱着这个味道。

